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五十一回 幾處早鶯爭暖樹

左非右調出飛雲梭的一剎，原是想利用梭的力量保護二人，以免受到黑煙侵襲。不料眼前光影一變，他和法蒂瑪已坐在一個玻璃罩中，四下裡雲霧環圍，而在雲霧中，竟有四張美媼老少各不相同的臉孔，正對他們指指點點的。一人說：「就是妳心急，她咒語還沒唸完，這下空虛四兄弟又來不成了。」

另一人說：「能怪我嗎？誰叫我們沒經驗。這咒語也太長了，等她唸完，就算大羅金仙下凡，也難以回生了。」

一位老婦說：「有什麼好爭的，師父把我們禁閉在此，就是要我們將功贖罪。如果接引不到同門諸人，我們恐怕要與仙緣永隔了。」

一位中年婦人摸摸飛雲梭，說：「好了！好了！來看看這是什麼玩意！」

一人說：「怎麼來了個臭男人？」

白髮老嫗瞑目沉思了一會，張眼說：「正是這段公案，那時若夢若幻剛剛入門。我們且先回宮，再告訴你們詳情吧！」

左非右自付此時神智清明，只是乍見此情此景，一時間分不出真幻，便在一旁潛心觀察。聽老婦說完，心裡忽有所思，好像在非常遙遠的某一個他方，曾經發生了一些事，自己正是當事人之一。只是回憶有如圈圈漣漪，開始時起伏分明，等盪到遠處，卻只剩下微微的動靜了。

再一恍惚，眼前景象又一變，是一個高穹明敞的石洞。自己與法蒂瑪二人，竟然一身唐裝，雙雙躺在一個巨大的石床上。

左非右環視周遭，洞內乳幄蓮柱、瓊葩雲葉，繽紛上下，閃耀著晶瑩的流光。地面相當平坦，擺設著一些石琢的几案椅凳，莫不形式奇古，精緻絕倫。

洞中光線柔和，卻不見光源所在，最奇的是，此洞似明實隱，四處未見門戶，一應什物分界處都沒有縫隙，宛若一體渾成。

法蒂瑪也清醒過來了，她坐起一看，大感驚異，尤其對自己身上的服飾，又是新奇又是滿意。再一看左非右翩翩公子的神采，卻又忍俊不住，問道：「左哥，我們怎麼變成這個樣子了？這裡又是哪裡？」

左非右不著邊際地說：「我也不知道，剛才四周都是雲霧，裡頭有四位女士。」

法蒂瑪放心了：「哦，那我們一定是在大週天裡了。」

左非右眼睛一亮：「大週天？」

「是的，一定是若夢仙子接我們來的。」

「妳是說，妳把唯一的機會用掉了？」

「能不用嗎？我不願落到師祖手裡。」

「那以後怎麼辦？」

「沒有今天還有以後嗎？別瞎擔心了。」

「難道這就是大週天？和虛擬實境很像嘛！」

「人生不都是幻境嗎？這裡那裡，又有多少分別？」

「當然有分別，至少，妳師祖就不在這裡。」

「只怕未必！」話聲一落，剛才那團黑影又出現了。

法蒂瑪嚇得魂飛魄散，大聲唸道：「若夢若幻似愛似恨...」

眼前又是一變，四位仙女同時現身，法蒂瑪仔細一看，正是石頭裡那四位仙子。似愛一邊責怪似恨，一邊對二人說：「別怕！別怕！那是似恨給你們的下馬威。雖然一切都是幻景，但愛總是勝於恨的。」

似恨說：「未必，愛總是讓人淪落，只有恨能引發鬥志。」

法蒂瑪興高采烈站起來，迎向四位仙女，準備逐一來個擁吻。四人卻嚇得各向後退了一步，似愛說：「別急！別急！妳要做什么？」

法蒂瑪突然想到，這些仙子的風俗習慣未必和巴西人相同，她不好意思地說：「這是我們的風俗，擁吻代表親近感激。」

似愛總算懂了，說：「我看就免了吧！也難怪，你們轉世多生，前因已昧，老身先提醒你們一些因果，你們再細細思索。」

「我等皆為道家子弟，隸屬闡教，師事大別山冰晶道長。因師尊仙去時，我等三尸元神尚存，師尊特設此大週天，供我等閉關修煉。師尊曾追隨楚霸王伐秦，兵敗後於西漢高祖十一年（西元前一九六年）上山求道，因乖戾之氣難泯，累經兵解，遊走於佛道兩家之中，難以取捨。及至北宋哲宗元祐五年（西元一〇九〇年），始悟大道。」

法蒂瑪插口問：「請恕我對中國文化所知有限，什麼道家闡教的，不甚瞭解。」

似愛點點頭說：「師妹曾結魔孽，故有他鄉之緣，等妳聽多了，自能理解。」

「道家本源於黃老，老子《道德經》有言：『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，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。綿綿若存，用之不勤。』」

「但最初揭糞神人性質者，則為莊子。《逍遙遊》言：『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，肌膚若冰雪，淖約若處子。不食五穀，吸風飲露。乘雲氣，御飛龍，而遊乎四海之外。』又在《齊物論》中說：『至人神矣！大澤焚而不能熱，河漢涸而不能寒，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。若然者，乘雲氣，騎日月，而遊乎四海之外。』」

「基於中國地緣條件，北方環境艱苦，人多驍勇。是以自三皇五帝以降，南人備受兵燹，失望於朝政，轉而傾向虛無的玄思。老、莊都是楚人，開楚文化之先，避世隱遯，追求人生真諦之瞭解、形體認知之超越。」

「比如《楚辭·遠遊》上所言：『餐六氣而飲沆瀣兮，漱正陽而含朝霞。保神明之清澄兮，精氣入而羶穢除.....吸飛泉之微液兮，懷琬琰之華英。玉色頰以晚顏兮，精醇粹而始壯。』完全是精神上的感受。」

「楚人對仙人之遐思，已臻浪漫情懷，齊魯方士更將之發揚光大。為了迎合人性好逸惡勞的惰性，又能配合戰國諸王侯驕奢淫佚的需求，便有了長生不老、吃藥煉丹等速成妙法，進而大行其道。」

「其後又經燕、齊、秦諸王的尊崇，蔚然成風。及至後漢時期，天下大亂，民不聊生，有一道士于吉號稱得神書《太平經》，以妖言行天下。及至黃巾之亂起，張角號太平道，張脩號五斗米道，又有張魯行天師道。三張雖皆兵敗，但『張天師』之名在民間已廣為流傳。後人借助民氣，擬創道教，並為道教立傳，以張魯的祖父張道陵為第一代天師者，實際上是穿鑿附會.....」

若夢插口說：「大姐妳少賣弄了，這裡又沒有聽眾，妳不嫌大才小用嗎？」

似愛說：「不這樣，我怎麼喚醒他們的靈智？」

若幻說：「這個簡單，放一段過去的故事不就得了？」

似愛說：「幾百年的事，該從哪一段放起？」

似恨說：「妳們真是白白修煉了千年！」

似愛說：「那妳來主持吧！」

似恨說：「依我？把他們丟到黑房去，想不通不許出來！」

若幻說：「我有法子了，只要把他們今生所得的果，和以往所造的因對照一下，不就清清楚楚了嗎？」

眾人無不拊掌稱善，當下似愛說：「這麼說吧！我輩同門原有十六位，師尊臨仙時，山前有一參天老松，搖搖欲墮。有幾位同門不顧一切，飛身往救，不幸隨之墜落凡塵。只有我等八人未離師尊之側。」

「師尊見狀歎道：『定數難移！彼等心中尚有老松，定性不足，有因緣待償也。爾等雖無動於衷，三尸仍在。為師今留一大週天，供爾等靜修，待十六個甲子後，彼等功業將成，爾等當伺機接引，則吳都有望矣。』」

「當時雪素師叔也說：『我將另設一小週天，供有緣者靜沐。至時將有四人先登，其中有一同門，汝等切記，不可誤了接引之重責大任！』」

「日前小週天已現，只不知是哪位同門……」

左非右說：「是小弟我。」

若幻高興地說：「那裡是什麼境界？雪素師叔飛昇之日，我曾在一側恭送，很想知道小週天的境界，師叔卻說：『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』」

左非右說：「我不知是冷是暖。」

若幻說：「那就是冷暖自知了。」

似恨說：「他分明說不知道！」

若夢說：「妳不懂，那才是真知。」

似愛面色一沉，告誡二人道：「別拌嘴了，以往我們人少，加上三尸未去，閑話聊天，是人情之常。看看他們應劫之人神光湛湛，三尸已除。妳們不要以為天仙虛位以待，只怕到頭來還真只修到個虛位呢！」

二人聞言，面色一凜，垂手站立一旁，不再贅言。

似愛又說：「我道修行與其他道門有別，我等不修內丹，唯以『敬思、服氣、導引』為課業。敬思以追尋智慧為最高法門，以正制邪，引神歸竅，去除上尸；服氣以化盡八骸為要點，以氣代糧，安定中尸；導引則是融入宇宙之真實，以精為意。」

「此大週天係一能量介面，取『大』而無外、『週』及宇內、『天』上無限之意。既為介面，即非實境，我等之成敗，盡在一念之間。成者上登紫府，敗則重墮人間，真個危機重重，不得不謹言慎行。」說罷，她又看了若夢一眼。

左非右用指語呼喚杏娃，才知雙方已經失去聯絡了。

法蒂瑪說：「請問仙姑，我又是何人？」

似愛說：「問得好，妳先看一段故事吧！要知道，人只能記住一些概念。為了要讓你們看得真切，我特別把概念幻化為形象，大家千萬不要把幻象當真了。」

似愛說完，往前一指，前方立時出現一座金碧輝煌、重臺傑閣的宮殿，殿前廣場上，有道、俗兩派共十來個人，正劍拔弩張地對峙著。右邊一個道裝老者，以手指揮著一道紅光，正與兩個俗家壯漢鬥法。其中一位青衣漢子放出一個青玉印璽，一個黃衣人則張口吐出一粒金珠。

紅光似膠非膠，濃稠異常，將青玉與金珠裹在其中，有如一個高懸的走馬燈。紅光之內，青、金兩道光芒生氣勃勃，龍騰虎躍，不住地上下飛馳疾奔。老者鬚髮皆赤，手忙腳亂，顯得有些力不從心。

「那不是我爹爹嗎？」法蒂瑪大叫。

「沒錯，這正是五百年前，青華山徒眾大舉入侵火靈宮之役。」

大殿正中坐著一位瓔珞寶飾，雍容華貴的盛裝婦人。徒眾則垂手侍立在婦人身後，偶而相互交頭接耳，卻個個面無表情。

「那就是火靈聖母呀！為什麼眼看兩個人打爹爹，卻不上前幫忙呢？」法蒂瑪急得不住拉扯左非右的袖子。

那老道在兩個對手聯合攻擊下，已經左支右絀。不一時，青光金光勢力大增，紅光似乎再難招架。老者身後不遠處站著一個青年，只見他神色緊張，一手按著身旁的皮囊，伺機欲動。

「快呀！陳天華！快去幫爹爹呀！」法蒂瑪急得跳腳，對著那位青年大喊，一邊又拉著左非右說：「哥哥！你快去呀，快幫我爹爹打那些壞人！」

哥哥無動於衷，說：「我怎麼幫忙？我什麼本事都沒有！」

法蒂瑪忙回身央求若夢道：「好仙子，我錯了，請妳救救我爹爹！」

「沒有用的，這些都過去了，我只是從檔案中調出來給妳看看而已。」

「好仙子，妳一定能救我爹爹的，求求妳！」

這時場上情況大變，紅光已被青光撐開，金珠暴漲，看看就要向老者打下。老者急怒攻心，大叫：「火靈賊婆子，妳好狠心！居然一點情誼都不顧！」

座中婦人面無表情地說：「我把《烈火經》交給你保管，你卻私下勾結外賊！今天青華三怪登門點名，要報你淫人妻女之仇，這與我何干？」

那兩個俗裝打扮的男子面露殺氣，一人罵道：「這種人渣，跟他講什麼道理！」說罷，右手奮力向前一指，那道金光立即翻轉而下。老者早有準備，分出一道紅光擋住。他似知今日難以倖免，把紅色道衣一扯，擲向空中，立即化做一朵巨碩紅雲，倏然漫天上捲，直向金珠圍去。

老者背後的青年早已迫不急待，這時乘隙揚手，一道火箭向一位俗裝男子飛去。不料那道紅雲宛如烈油，遇火轟然作響，霎時爆發，殿前立刻火海一片。場中頓時騷然大亂，火焰處處，金蛇串繞，眾人走避不及，一個個頓時被燒得狼狽不堪。老者猝不及防，早已為火舌所噬，掙扎中倒地不起。

法蒂瑪驚呼一聲：「爹爹！」已自不及，她縱身撲上前去，不料前面卻空無一物，她這才憬悟，眼下所見確實只是幻象。

這時幻象中火已熄滅，有人大呼：「是誰？誰在暗中下此毒手？」

又一人大喊：「陳天華！你為什麼如此狠毒？」

陳天華早被大火嚇呆了，喃喃自語道：「奇怪！怎麼會這樣？」

火靈聖母身邊的幾位道者，正要過來查明真相，而俗家那方，大夥立刻一擁而上。彼此二話不說，紛紛放出法寶，捉對廝殺起來。一時又是滿天寶光炫目，四下殺氣騰騰。

若幻說：「劉姑娘！殺害令尊的兇手在此，妳要不要報仇？」

法蒂瑪一直搖著頭，她想保持頭腦清楚，究竟這是真事還是幻夢？當然是幻夢！可是那種錐心瀝血的感受，卻又是活生生的真實。

漸漸地，可能來自久遠的記憶，也可能是情節的暗示，法蒂瑪回到了過去。她那時貴為火靈宮的御火監，她的父親劉鐵柱是火靈宮的判官。陳天華是父親的衛士，對他忠心不二，一直與自己暗通款曲，只是父親鑒於門戶不當，堅決反對兩人來往。

這天，父親到宮中赴會，最後卻傳來被陳天華放火燒死的惡耗。她雖然萬般不捨，但眾目昭昭，她不得不主持公義，將陳天華處了極刑。

當前所見，正是以往所不知道的實情，除了她不在現場之外，其他無一不真。連父親的穿著，也正是最後見到的裝扮。

似愛說：「姑娘，妳現在應該知道了，世事不是或黑或白那樣簡單！」

法蒂瑪說：「這明明是幻境，連我的記憶也不很確切。」

似愛說：「妳錯了，這不是幻境，事后再回想，或許妳會認為是夢境，可是人生的遭遇，在妳醒過來以前，有什麼不是夢幻呢？再說，妳今生的遭遇，又何嘗不是這些事件因果相循呢？人間是非非，盡皆如此！」

法蒂瑪一想，的確！今生的遭遇又何嘗不是幻境？人生的一切，都源於慾望的滿足。每當一己之慾滿足時，就難免損及他人，恩怨是非相續而生，因果報應相循而至。如果還沒有看透，繼續輪迴下去，真不知伊於胡底？

一切不過一念，想到這裡，法蒂瑪突然腦中澄然，一片清明。再看眼前，竟是那麼熟悉，往事歷歷，只在覺與不覺而已。

原來萬物之生，肇機於緣，緣之深者，其中心必固。隨著時日消長，生命由淺入深，物種也隨之進化，由畜生以迄於人。法蒂瑪一靈不昧，心中湛然，迄今歷劫多生，其間魔侵災困，危難重重，所幸終能化險為夷。

她禁不住珠淚漣漣：「諸位仙姑，大夢迄今方為覺，我知道了。」

在另一邊，左非右看到的又是一段不同的往事，他已經歷了小週天的境界，照說是前緣已了，三尸盡除。可是他與法蒂瑪間還有一段因果，人間百態，都出能量的變化與功率的作用。能量不減，因果只是過程的先後而已。

那是唐朝時，他與錢昆是冰晶道長座下四大弟子之一，只因喜好小動物，養了一隻小白兔。道長累次訓誡，左非右一直陽奉陰違。道長見夙緣難解，只好任他去了。

道長師事含光老祖，有位師妹雪素，仙子人極孤傲，成道後自號素仙子。雪素原有潔癖，拜師之前，含光老祖罰她在一個蛇蟲出沒、污穢齷齪的山洞裡修煉。她苦熬了一個甲子，終於悟透淨穢本為一體，始得入門修道。

及後冰晶道長繼承衣鉢，素仙子襄佐道長，她見左非右癖好不改，便施法將白兔放了。孰料左非右由痴轉迷，竟然私出山門四處尋找。道長一怒，將之逐出門牆。自後，左非右流落人間，仍苦苦找尋那隻兔子，至死不悟。

含光老祖隸屬闡教，其實這闡教之名是後人附會，以分別邪門外道之截教。闡者「闡釋」之意，是以追求真理、闡釋人事為職志的修行者。截教則攀附在道教名下，投機取巧，以截取私利為目的。

所謂的「修道」，是力求聚集思想，物我兩忘，令精神成為一股力量。在肉體化去之後，精神仍能凝聚，並附體續修。今人篤信科學，但科學只著重物質現象，與精神格格不入。如用科學觀念來看精神現象，可以將電子視為物質，而能量、電場則是精神；原子、分子是物質，力及作用則是精神；人體若為物質，人的思想行為則是精神。

在物理上，科學家一致認定能量不減，那就是承認精神不減。事實上，人的精神是不會消滅的，前人的思想形成了「我」，當「我」接受了該思想，就成為我的一部分。前人的愛恨情仇，也都成為我的因果機緣。問題是人太執著於「我」了，只把我視作一個「獨立」的個體，真相便被泯滅了。

「我」必然來自對環境的認知，而環境是前人的遺產。環境隨著時空不斷的變化，自我的因果關係也越來越複雜。在交錯的因果中，凡是能專注的、強烈的，往往支配了個人的心性行為。只是個人記憶有限，無法知道全部的因果細節，就像人生活在「現在」，沒有必要把過去的一切死抱著不放一樣。

人生最大的錯覺，就是認定時間有始終，事物有截然的分野。比如說，「先有蛋還是先有雞」就是標準的以時間先後來分判事物的問題。其實「始終」及「分野」只是人對某一事件、為了便於理解，不得不假定的一些狀況而已。

蛋與雞有什麼分別呢？從哪裡到哪裡算是雞，從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算做蛋？時間固無始終，空間也無分野，宇宙是一。修道的目的，便是要參透這些認知障礙。等參透了，萬事萬物自然而然回到「一」之本體，便是修煉完工。

左非右積了很多因果，這白兔始終是他心中最大的死結。而那隻白兔，拜仙山之賜，也累積了一些因果，居然能一靈不昧，依附截教修習。三生之後，素仙子見白兔竟已修入人道，大為感動。

此時，左非右也前因不昧，努力進修。素仙子查知，特稟告道長，許其歸山。左非右亦發下大願，一定要襄助白兔成道，並將之引進門中。

白兔成人後，因在截教下結孽過多，必須兵解轉世。終於在五百年前，又落入前述那段火靈宮恩怨中。由於左非右與錢昆等弟子圖救老松，再次墮落凡塵，而冰晶道長及素仙子相繼仙去，以致無力化解。直到今生，左非右累經十載醫床之厄，才算化解了「寵物忘道」的前愆，被逍遙子引回道門，始有今天。

然而，他還有段孽緣未解，那就是白兔修成的法蒂瑪。左非右雖然因果已泯，而在這一剎，卻仍有這最後一道難關。他發現光線突然變暗，四下一片黢黢。隱約中彷彿有些游移不定的怪異影像，一個怪誕的聲音在耳旁嗡嗡作響，那節奏就像人的脈膊跳動，撲通撲通地，與人的心跳相符。

繼而光線略明，眼睛漸可辨物，原來就是剛才那石洞中的景象。

一道濃濃的黑影陡然出現，法蒂瑪嚇得魂不附體，一頭栽進左非右懷裡。左非右對她情誼猶深，一把將她緊緊抱住。

「不要怕，這些都是夢境！」

「我怕！我不要做夢了！」

由於兩個人離得很近，呼吸相聞，肌膚磨擦，左非右全身暖烘烘地升起了一股陽和之氣。那股熱氣突然竄動起來，精氣相交，陰陽互搏，宛如天龍鬧海、春冰虎尾。他感到有千百萬億隻小蟲，在體內不停地蠕動。

蠕動尚且不說，又帶著振顫，好像在裡面無限地膨脹，直撐得全身肌膚痠癢痠癢，他用力把身體往法蒂瑪身上磨蹭個不停。更可怕的是，耳邊響起她嬌喘連連，掙扎啞啞之聲，似乎正在極度的痛苦中，等待他去解脫。而那勻潤的身體更像一條溫軟嫩滑的泥鰍，把他纏得緊緊地，不斷又擠又壓，讓他方寸大亂。

幸而左非右在研習占卜的過程中，早養成了一種習慣。他一如往昔，把自己的神思遁出身體之外，也就是完全不受肉體干擾之處。身體的需求越是強烈，他越是努力細究，這是怎麼回事？為什麼體內還有這種力量，自己卻從來都不知道？

他當然知道，只是自從拜逍遙子為師後，他已無視這具廬舍的存在，長久以來都能忽略這種需求。現在是先有了方才海灘上的體驗，多多少少有點心理上的眷戀，所以來勢猛烈，血脈的跳動幾乎要把肢體分解開來！尤其是一些敏感地帶，正值脹麻難堪之際，一碰到溫柔的壓力，痛苦立時解除，渾身無比舒暢。然而，大量的血液馬上又猛烈地衝鋒陷陣，又一波更深的苦痛襲來，必須更大的壓力才能化解！

再下去呢？這一波一波的衝擊又是為了什麼？左非右明顯地感覺到由關元穴起，一股濁流向下沉積，直到曲骨穴，再繞到會陰穴，形成一團莫可匹敵的力量，自己幾乎完全失控，好像有一頭怪獸，正準備肆虐逞威！

可以嗎？自己能放棄主導權嗎？可是，換個角度來看，為什麼一定要主導呢？為什麼不順從身體的需求，任它自己作主呢？

問題不在於自己要不要主導，而是能不能主導！如果不能，就是身體控制了自己，不必再討論誰主導了！如果自己真是自己的主宰，總要能夠證明一次，證明身體不過是服侍自己的奴僕。其實，誰是主宰，誰是奴僕，又有什麼重要？重要的是，要有知己知彼之明，到底誰是誰？

左非右還在思考，眼前突然一亮，原來二人竟然飄浮在虛空中。法蒂瑪羅衫半解，媚眼半闔，一副饑渴難耐的神情，正在自己懷中不斷地扭動。左非右的眼光不由自主地下滑，他被迫拽向那優美的曲線，一件衣衫阻擋在前！他粗暴地伸出手去。

那是誰的手？

這一剎，他的心已經跳到口中，一股按捺不住的力量，由曲骨及會陰穴那一團猛地爆炸，瞬間劫灰遍野！由於左非右任督二脈相通，那股氣流自然而然循著長強、腰俞、陽關、命門、懸樞不斷向上，過中樞，直到手足三陽經和督脈的會穴百會！

這股氣就是真氣，修道人全靠這種真氣的鍛鍊，才能常保清醒。而此時山洪爆發，天地變色，百會神思恍惚，左非右頓時一驚！

自己在做什麼？為什麼眼睛、手和身體都不受控制了？

左非右勉強定下心來分析，那吸引他的，是女性胸部漸漸隆起的部位，在光線投影的邊緣，有一條極為平滑的曲線。因為平滑容易辨識，心理負擔較輕，眼光就愉悅地一直跟下去。對了！人怕遇到困難，就線條來說，轉折需要加強辨識，相當於困難障礙。但若線條太過平順，就會流於呆板單調，心裡反而會感到厭煩。

圓弧是理想的線條，既平滑又有變化，繼續變下去，弧度越來越小，讓人精神越來越集中，期望的情緒也逐步升高。他當然知道，就算一個出乎意料的驚喜出現了，圓弧的盡頭並不是追尋的終極，反而是另一個探索的源頭！

顯然這種追尋不是出於自己的意念，那麼是誰的呢？除非是身體另有目標！沒錯，人有心有身，心身何嘗不是陰陽兩極呢？當陰陽和合時，身心為一，是為太極，人之自我不生，無念亦無我。一旦陰陽分離，便有了分辨，陰求陽，陽逐陰，永無已時。

什麼事不是如此呢？就在前些時，左非右已瞭解到一件事，乾坤萬物萬象，無非陰陽分合變化。他知道眼睛看得到的，不過是兩種明暗的對比。所謂的形狀、色彩，都不過是對比下得到的一種感受。人就是憑藉著這些變異不休的對比感受，在經驗中體認到該如何爭取最大的利益。

當然，身體的極度痛苦需要解脫，而在兩具肉體的溫度、韌度、動態、形態等，無一不恰到好處的情況下，還有什麼更理想的解脫方式？

問題在解脫什麼？亢奮？還是形成亢奮的真正原因？

人是不完整的，生理上、生活上、生命上都需欠缺的另外一半補充，在心理上、心態上、心性上也期待一種相對的變化。正因為人的不完整，進化才能不斷向前推進，家庭社會隨之展開，傳種接代，成為理所當然的大道理。

但是，人有了靈智，那是一種層次遠高於肉體的系統。人可以使自己完整，人所欠缺的一半，其實都在自己身心中。只是人性貪逸惡勞，隨波逐流的匯為江河，聚成海洋。然而，總有一部分能蒸發成水蒸汽，上升成雲，逸出地球，遠奔遙空。

自太古迄今，可知有多少動力高的分子，加速脫離了地球，回歸宇宙本體，成為浩瀚太空的一分子？

人在不能自我控制時，就是身體的奴隸，只能聽從肉體需求的指揮。如能自我控制，就會有所認識，僅把身體當作廬舍。當人有了自己的廬舍，又可以自我控制時，就是真正的大自在，就可以為所欲為。

當下，左非右懸崖勒馬，立刻收心止念，盤膝危坐，對法蒂瑪說：「法蒂瑪！妳我早已精氣神合一了，這些都是幻境！千萬要控制自己！」

法蒂瑪哪裡忍得住，她雖然沒有雲雨的經驗，多年來面對凡夫俗子，哪次為人排難解紛時，不涉及這些情節？再加上她的文化傳統、生活環境本來就不禁男女情欲，沒有自制的壓力。更讓她無法抗拒的，是她與左非右千載以來的情根。自從身為異物，就已經情有所感，歷劫十餘世，各種因果積累，盤結錯雜，氣機更為強烈。再加上今生的遭遇，一顆芳心早已牢牢繫住，就算沒有這些遭遇，情愫遲早也會爆發。此刻不僅聽不進左非右的忠告，反而變本加厲，糾纏不休：「我不管什麼幻不幻的，我要的是你！」

「不可以這樣！讓幾位仙子見了，成什麼體統？」

法蒂瑪情思已亂，一聽他提仙子，就想起若夢那標緻的面龐，馬上妒火高升：「哼！我知道，你喜歡若夢！你想和她好！」

「寄語巫山窈窕娘，好將幽夢惱襄王，禪心已作沾泥絮，不逐春風上下狂。」

「左哥！你好狠心！」法蒂瑪見他道貌岸然，心裡一陣掙紮，不禁痛哭失聲。

左非右一心不亂，繼續將思緒跳出百會之上，觀察法蒂瑪的表情動作。

對了，哭會發聲，發聲能為哭泣者提供一種發洩的管道。哭聲發自喉嚨，哭時整個頭殼都會震動，縱然有極大的痛苦，在哭泣中都能讓心理轉移。左非右又悟到一點，原來悲哀痛苦皆源自於心，心有所思才有所感。如果改變思緒，感覺也就迥不相同，所以哭聲、呻吟聲都是極其奧妙的自療藥方！

為什麼要流淚呢？眼睛需要洗滌，那麼流淚也不是壞事呀！至於笑呢？那不是自動呼吸的方法嗎？興奮狀態下極耗氧氣，氣不足了，倒吸一口，就變成哈哈了！原來笑容只是一種驚訝、興奮，混雜了鬆弛、滿意的綜合表現。

笑容又有卸除對方警戒心的妙用，原來動物感官早已熟知動態的利害關係。對手動作的方向朝己，多半具有威脅性，反之，動作方向離己，則表示退讓。笑容會使臉部肌肉向後拉，人希望平和相處，而最理想的表情，就是退讓式的笑容。

那什麼又是痛苦呢？一種刺激，超過了身體能忍受的限度，人使用肢體及面容的扭動，以轉移心理的感受。癢呢？是一種不連續的感覺，令人無法忽略。在癢得難堪時，人使用力施壓，以痛感取代癢感，成為所謂的「痛快」！

左非右逐一思索，這才發現舉凡人的表情、行為，竟無一不是自療之方！妙呀！人的本體一切皆自具足，哪裡還需要外求？

左非右遁入了天人玄境，卻苦了一旁的法蒂瑪，她使盡渾身解數，嬌嗔妖啼，所換來的竟是一尊微笑不語的泥巴像！

「好個左非右！我們兄弟拜服了！」

一個低沉的聲音，由天際傳來。哪有什麼法蒂瑪？眼前雲消霧散，天地一片空明。

「請問仙長何人？」左非右四顧無人，只好問虛空。

「我們是欲界六魔，主視覺的相魔；主聽覺的感魔；主嗅覺的香魔；主味覺的食魔；主觸覺的體魔和主意念的欲魔。你看不見我們，我們就在你身體裡面。奇怪！你一點道法都沒有，憑什麼把我們阻擋在『百會』之外呢？」

左非右大惑不解，說：「連你們是誰我都不知道，又怎麼阻擋你們？」

「剛才你所經歷的，便是我們兄弟的傑作，連大羅金仙都受不住我們聯手進攻，想不到你卻不為所動。」

「嘎！那些幻境是你們發動的？我正想請教呢！為什麼你們在我的身體裡面，我卻一點都不知道？」

「問得好！你以為你的身體屬於你嗎？」

「是呀，我現在才知道，原來身體完全不聽我指揮！」

「身體的作用是要維持生命的延續，我們六魔便是利用各種誘惑來控制感官。不過人在肉體之外還有神魂，神濁留在人間，神清則回歸天界。」

「對了，記得師父說過，精氣神是人之三寶。你們六魔是精與氣聚合的？」

「不完全對，我們六魔是精，屬物質界，負責生命生存以及傳種接代。氣屬靈界，就是剛才與你會面的四姐妹，她們專門負責人類生活生趣的一應細節。神屬於天界，已經到了另一個層次，人要把精氣化虛為神，這就是修煉。」

「那麼人的身體是如何運行的呢？」左非右又問。

「你還沒有參透，哪有什麼身體？只是一些機能結構罷了。哈哈！你還是中了我相魔的詭計了！」

「沒有身體？那這是什麼？」左非右摸摸自己的手腳，又糊塗起來了。

「嘿嘿！這是我，體魔！」

「那什麼是氣呢？」

「在醫理上，氣是連結奇經八脈、五臟六腑、毛骨皮肉等機構的象徵。如果不看外表，這些機構就等於一種人類代代遞嬗、臨時性的繩索而已。姑且說就是我們欲界諸魔的本體吧！我們的責任是讓人體永續生存，說穿了就是要嚴密控制。」

「當然人的生存不是這麼簡單，一天一天的生活著，我們的工作就算做得再好，時間久了，人也會發現一些破綻，其他的就要

看靈界兄弟姐妹們的功力了。所以在身體中，機構與機構之間的平衡是一種氣，而在生活中，一時與一時之間的關係也是氣。」

「我懂了，在醫理上，五臟開竅於五官，所以魔即是體，可是第六魔呢？」

「第六魔欲魔是綜合產生的，意念不存在於任何機構中，係因經驗而生，對經驗的依戀就是欲。你的經驗極為豐富，只是你從來不去想它，日子一久就淡忘了，欲魔的功力無從發揮，所以不受我們的侵擾。」

「那豈不是人生經驗越豐富，受制於你們的機會就越大？」

「對某些人是如此，可是稍有靈性的人，日久生厭，反而更容易解脫。」

「這樣說來，人生只是魔與靈兩種力量消長的歷程。魔是以痛苦驅策，以快樂相誘；靈則是藉著煩惱，不斷產生希望。人迷惑在其中，因為追求快樂，充滿希望，便逃避痛苦、遠離煩惱。當人經歷久了，感覺麻木了，生機漸漸斃喪了，老死相繼而至。換句話說，只要人對生存的憧憬不去，這種生生死死的過程就不會中止！是不是這樣呢？如果是，未免太殘忍了吧？」

「好一個左非右！你們六個還不退下！」一聲霹靂，從遙空星飛電急傳過來，話聲甫歇，天空立時一片純白。在白色中透出一個莊嚴的人影。白色漸漸變深，帶著一點乳黃，黃又變橙，橙變為紅、紫、靛、藍、綠……

在絢麗多彩、忽深忽淺的變幻中，那個人影有如一尊浮雕，幻化成晶瑩澄麗、明滅游移的琉璃寶像。

「別管我是誰，在天界我們仙神靈魔一體，毫無分別。只因人喜分你我，我們不得不分化諸相，只是為了溝通方便而已。」

左非右正被這麼多撲朔迷離的變化弄得頭昏腦脹，這一剎突然福至心靈，翻然醒悟，忍不住大叫起來：「我懂了！原來你們都是『我』的本相！」

話才說完，瞬間天門大開，一陣陣強烈的千色寶光，如輪轉，似飄飛，普照宇內。遙空中管樂齊鳴，雷音相襯，聲威沸天震地。

「正是！真不枉千年修為！」

似愛連連點頭，說：「師弟！恭喜你了，難怪師叔一再推崇你。你戰敗慾界六魔，那才是真功夫！我等枉在大週天裡苦修千年，老實說，方才那六魔齊攻的險象，我還不知自己能不能全身而返呢！」

左非右大吃一驚：「妳們都看到了？」

若幻伸伸舌頭說：「師兄！能不能告訴我一點法門？這大週天六魔慾陣凶險無比！我只是在一旁觀戰，都幾乎把持不住！」

法蒂瑪也說：「你真以為那是我嗎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當然。」

法蒂瑪嘆道：「難道你就這樣無情無義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這要看妳對情義的定義了，若非我能把持，千年以來我的慾念化做萬千，到處留情，妳又在哪裡？」

法蒂瑪笑著說：「要是讓我過這道六魔慾陣……」

似恨說：「妳會如何？」

法蒂瑪說：「我會……」

似愛連忙制止說：「師尊臨去時曾說，在大週天內有一部『都天寶籙』。各位千萬不要隨意說笑，否則無意間就種口孽，小孽不化釀成大災，一旦被錄入寶籙中，那就等於註冊人間，再難脫離了！」

若夢說：「都天寶籙？那不是天籍副冊嗎？」

似愛說：「天籍副冊之意，即為天界禁止入境的名冊。」

左非右憶起前情，不禁感慨萬分，向眾人作揖，說：「各位師姐師妹，我等上次見那老松傾倒，實因塵孽未盡，修為不足，一時為外魔所擾。詎料竟墮入凡塵，磨難千載，想來實是咎由自取。師恩深重如山，我等居然未能送駕，委實令人神傷。今日小弟慶能再訪師門，只望赴師尊位前一拜。」

似愛說：「師弟當知，事出有因，師尊用心良苦，為我等十六人參透天機，致有這種安排。然而目前時機未至，須等到子正之日，門人到齊，方得同參。」

左非右又問：「想來錢昆師兄也在劫中，不知師姐能否略施援手？」

似愛說：「你不問我還不便提及，他的元靈一直陷身『愚迷境』中。今日師弟已超凡入聖，只要到那都天寶籙中走一遭，便可將他救出來。」

左非右大喜：「這麼簡單？」

似愛笑說：「簡單？你修為千年，吃盡千辛萬苦，積了無數功德，才能走到這裡。一般人不肯努力，但求福報，永世沉淪，那才叫簡單！」

法蒂瑪說：「師姐，小妹愚鈍，本為異類，又淪為異族……」

似愛打斷她道：「師妹之言差矣，哪有異類同類？異族我族？有便是妄！」

法蒂瑪接著說：「小妹知錯了，小妹今生有一業師，頗能潔身自愛，如今陷身邪教，不知師姐能否伸手襄助？」

似愛說：「此事不須擔心，道、邪實是一體之兩面，修行者若欲得道，就必須通過邪門的試金石。道消邪長，邪盡則道成，若令師不能自拔，大羅金仙也救他不了。令師出身截教，尚有些許孽難，無足為慮。」

若夢說：「大姐的官腔打完了，我們去那都天寶籙吧！」

似愛說：「師尊在時，就曾說妳最好事，特別交待，這都天寶籙不可讓妳知道。」

若夢笑說：「大姐自己不遵師命，怪我什麼？」

似愛說：「那我們去了，妳在此留守。」

若夢求情道：「大姐！師尊的話說得明明白白，妳可不能曲解呀！」

似愛說：「我怎麼曲解了？」

若夢振振有詞，說：「師尊明明說不可讓我知道，現在既然已經知道了，他並未說不可讓我同去呀！」

似恨說：「這是什麼道理？」

若幻說：「這叫鑽法律漏洞，凡間相當流行的。」

若夢又說：「大姐，妳自己犯錯在先，不能怪我。都天寶籙是我道家重要典籍之一，若學道而不知，豈不是孤陋寡聞！小妹修行至今，已非當年吳下阿蒙，大姐不是常說世事前定嗎？小妹只想見識一下寶籙的真相，保證不惹麻煩。」

似愛歎口氣說：「還是師叔說得真，妳就是我的魔障！走吧！」話未說完，眼前景物又是一變，積霧不開，伸手難見五指，四下隱隱有崇巒聳峙。再看身邊，叢木虧蔽、榛莽深翳，荒涼異常。似愛說：「這裡便是『愚迷境』，都天寶籙共有十二部，將人世間犯下這十二種罪孽的人名，盡錄於此。」

左非右問：「哪十二種罪孽？」

似愛說：「上尸有五，驕狂、愚迷、妒嫉、兩意和口舌。中尸有四，貪婪、饕餮、浪費與鋪張。下尸有三，淫亂、雜交及暴露。」

左非右又問：「那未犯此十二種罪孽的人呢？」

「那就是仙佛聖賢的材料了。」

「有沒有人犯下多重罪孽呢？」

「有九十多億人犯了四重以上的罪孽。」

「那他們還有希望嗎？」

「當然有，只是時間長一點。」

「據我所知，天劫不久就要到臨了。」

「師弟難道忘了？九天外尚有天，這個宇宙不過其中一站，天劫只是清濁之判。」

若夢插口道：「這裡什麼都看不到呀！」

似愛說：「要看到很容易，要看全卻不可能。只有愚者才會迷，而人之所迷又因時、地、情、景，大抵相同而小有差異。」說畢，她手一揮，面前出現一座無際的廣場，地面整整齐齊畫了許多方格子。每個格子內，都有一個人面對著某件事物，重複著同一個動作。似愛又說：「這些人只是代表，每一個格子內多則上億人，至少也有一人。從這裡看去，這些人動作單調重複，但對格中人說來，卻是變化無窮。」

似愛指著一張堆有骨牌的桌子，有人枯坐在旁，說：「這是麻將迷，近年人數大減，最高記錄是一億五千萬人。」

有一群人被幾個圓球圍著，似愛說：「這是球迷，最高記錄是三十億。」

一頂烏紗帽，有人在旁邊打量，似愛說：「這是官迷，記錄是五十億。」

大家邊走邊看，一格中有男女互相對望。另外也有男與男、女與女，甚至有人望著什物、走獸，不一而足。似愛說：「這是色迷，目前記錄七十億。」

似恨說：「不對，色迷應該是下尸的罪孽。」

似愛更正她：「大妹，色來自相魔，相魔屬上尸，性來自慾魔，慾魔才是下尸。」

眾人又經一處，見一人被埋在一堆花花綠綠的紙片中。似愛說：「這是財迷，全世界的記錄是九十九億。」

左非右眼尖，看到一處有人好像在跳舞，他指著那人問：「那是不是舞迷？」

似愛一看，說：「不，這人很麻煩，他去過太空，做了一次太空漫步。後來就迷上了無重力漫步，目前只有他一個人，我們也不知道該如何歸類。」

左非右看得膩了，問：「大姐，錢昆師哥在哪裡？」

似愛說：「要這樣一個一個看過去可還早得很呢！等我把他調到前面來吧！也難怪世人循私，連我輩神仙中人，也會厚此薄彼。」

左非右聽得張口結舌，面紅過耳。

似愛知道話說重了，又說：「師弟不要見怪，適才並非說你。人因為有一個體，自然以自己為中心，不斷向外開展。做了大羅金仙，能量大，責任更為重大，這些人都要搭救，不過有遲有速，有近有遠而已。」

似恨說：「大姐的意思是，她更想救錢昆師弟，只是不好開口！」